

羅士馬莊

易卜主唐
劉伯量譯



上海學術研究會印行

羅士馬莊

劇中人

蔣勒斯羅士馬 Johannes Rosmer 羅士馬莊的主人，退職牧師。

呂貝加維司德 Rebecca West，住在羅士馬的家裏。

克羅爾校長 Rector Kroll，羅士馬的內兄。

歐立克本底爾 Ulric Brendel

彼德摩登司高 Peter Mortensgard。

西爾斯夫人 Madam Helseth，羅士馬莊的女用人。

此劇的地址在羅士馬莊，這是一個舊家庭，其位置與挪威西部濱海的一個小城相近。

第一章

(佈景)在羅士馬莊的客廳，室雖舊式而寬闊，並很安妥，前面右邊火爐上裝飾些新鮮赤楊枝和野花；後面的右邊有一門，開摺門可進廳房，左有一窗，窗前雜植花木。火爐側旁有一棹一沙發一安樂椅。牆上掛着古今牧師官吏和政府穿制服的官吏像。窗和進廳房那道門和在那邊的房門都是打開的。外邊能看着一排老樹的蔭道直通農場。此時正是夏天的傍晚，太陽恰落以後。

(呂貝加維司德坐在窗前那把安樂椅上編織一條白色毛織的大圍頸巾，這時快要作好了。她常從植物簇葉中望出去，好像期待甚麼似的。不一會，西爾斯夫人即從左邊進來。)

西爾斯夫人

我想這時起手擺晚餐好麼，小姐？

呂貝加維司德

是，請做，現在牧師也快回來了。

西

小姐，你坐在那裏，不覺得當風嗎？

呂

是，這裏是有一點當風，或許你把窗子關上好點。

|西 (開了進廳房的門走到窗前) 怎麼，那不是牧師走過那裏嗎？

|呂 在那裏？(立起來) 是，那是他。(藏在帷後) 站在旁邊，不要使他看見我們。

|西 (從窗前退回) 你想想，小姐，他又起手繞那磨坊溪的小路了。

|呂 前天他也是走的那條路，(從帷與窗眶中間往外望) 但讓我們看，或者——

|西 他願冒險過那小橋嗎？

|呂 所以我才要去看他。(略歇) 不。他折回了，他又走上面大路了。(離開窗子) 繞一條長路。

|西 親愛的上帝，是的。無怪乎這牧師在上橋之前要兩次思想。在這個地方，像那樣的事已經發生了——

|呂 (折疊起她的工作) 他們離不開他們的死者在這羅士馬莊裏。

|西 現在我該說，小姐，惟獨是死者不願離開羅士馬莊。

|呂 (看着她) 死者麼？

|西| 是的，死的人幾乎不能與他們活着的人分離。

|呂| 怎麼使你有這種奇想呢？

|西| 好，若不是這個，我想那裏是沒有白馬了。

|呂| 現在白馬的故事究竟怎麼樣呢，西爾斯夫人？

|西| 哦，我不愛講這個；並且你是不信這類事的。

|呂| 然則你是相信這個麼？

|西| (走去關窗子)現在你是和我開玩笑了，小姐。(向外看)怎麼，羅士馬先生不是又上了磨坊溪的小路嗎？

|呂| (向外看)在那裏的那個人？(走近窗前)不是，那是校長呵！

|西| 是的，不錯。

|呂| 我好歡喜呵！你看，他是到此處來了。

|西| 他一直過那小橋，他已走過了。但是她是他的妹子，他自己的肉血。好，我

要去擺晚餐了，維司德小姐。

（她從右邊出去。呂貝加在窗前站了片刻；即向外微笑並點頭。天色到此時愈見黑了。）

呂（走向右邊的門）哦，西爾斯夫人，你可以格外多給我們作一點菜吃晚飯，你知道甚麼是校長最愛的。

西（在外答應）哦，是的，小姐，我注意就是了。

呂（打開通廳房的門）你終於！我是如何的歡喜看見你呵，我親愛的校長！

克羅爾校長（進廳房，放下他的手杖）多謝，我不致於打擾你麼？

呂你？怎麼你要這樣問呢？

克（走進來）還是照常的和氣。（四下一看）羅士馬是在他樓上的房內麼？

呂不，他出外散步去了。他今天比平常在外面長久一點；但現在快回來了。

（招呼他坐在沙發上）你願坐下候他回來麼？

|克 (放下他的帽子)多謝。(坐下，舉眼視他的周圍)怎麼，你把這舊屋子修

飾得好啊！到處都有花！

|呂 羅士馬是愛新鮮而正長的花繞着他。

|克 并且你也是這樣，你不是麼？

|呂 是的；花能使我有一個歡喜的感觸。然而直到最近，我們不能有花。

|克 (點首作愁容)是的，爲着可憐的比達，花的香氣是太多了。

|呂 花的顏色，也足使她昏迷——

|克 我記得，我記得。(輕一點的聲音)好，這裏的事情又怎樣呢？

|呂 哦，各樣事都很平常，天天都是差不多。——你怎麼樣？你的妻呢——？

咳，我親愛的維司德小姐，不要談論我的事務。在一家裏，不是這個，就是那個，常有多少不如意的；特別是在現在的時候。

|呂 (略停一停，坐在沙發旁邊的一把安樂椅上)在一個假期裏，怎麼你一回也

不到我們這裏來呢？

|克| 哦，把自己做成一個厭物是不行的——

|呂| 你若知道我們如何的思念你——

|克| 那個時候我到別處去了——

|呂| 是的，最後一兩星期，我們聽得你到政治會去了。

|克| (點頭) 是，你的意思怎麼樣？你想我偌大年紀，還要去當政治播弄家嗎？

哼！

|呂| (微笑)，好，你是常常好作播弄家的，克羅爾校長。

|克| 是的，我不過以為私下的消遣。但是從此以來，不能當作玩意事了，我能告

訴你——你常看急進派的報紙麼！

|呂| 哈，是的，我親愛的校長，我不能否認這個——

|克| 我親愛的維司德小姐，我沒甚麼反對他的話——沒有事涉及於你。

呂 不，自然是沒有的。一個人總歡喜知道時事是怎麼樣——才不至於時代落伍

克 若是兩黨相爭，自然不能期望你們婦女加入那一方面去活動——我可說這是

內亂——即是在我們中間的忿怒。——但是我想你已經看到。黨中的首領。是如何的待遇我？他們敢來和我挑戰，又是如何不名譽的苛苦我！

呂 是的，據我看來，你所施的也和你所受的是一個樣。

克 雖是我說那可不應該，然而我却做了，我現在是嘗血，而他們也快要覺得收他們的代價了，我不是不講報復的人——（停止）但是來，來——今晚我們可以不必談這個太苦悶太乾燥的題目

呂 哦，不，我們不要談這個。

克 現在告訴我——現在你孤孤單單的住在羅士馬莊，你覺得怎麼樣呢！在可憐的比達死後——

|呂| 謝謝你，我是很好。自然一個人住在這裏，有時是覺得非常寂寞——一個大的憂愁和眷戀。但是別的——

|克| 你留住這裏嗎？我的意思，永久的。

|呂| 我親愛的校長，住與不住，我真是還沒有想到這一層。我現在還要用這個地方，好像我是附屬於這個地方的。

|克| 怎麼，你自然附屬在這個地方。

|呂| 好久了我和羅士馬先生都相處得下——我想再長一點，我也可以在此停留。
|克| （以有感情的眼望着她）你可知道，——像你這樣做，是一件很好的事爲別人而犧牲了婦女所有的韶華年紀。

|呂| 哦，我活着還應該有甚麼別的事？

|克| 第一層，你對於你癱瘓辛勞的義父，應有不懶怠的供養——

|呂| 你不要想維司德博士是像我們同在勞馬克的時候那樣辛勞。不過是往彼處所

經過的艱苦航程，使他身體軟弱了。但在我們到此以後——哦，是的，在他去世的兩年前，他確是勞苦極了。

克 在那年以後，你不更覺困苦麼？

呂 哦，你怎麼能這樣講呢？我是很憐愛比達——當可憐的事使他很憂愁時，我必須小心而容忍

克 你能這樣的體貼她，你是多麼和氣親熱呵！

呂 （移近一點）我親愛的校長，你說話如此熱心和誠實，我是相信那背景裏必定沒有藏着不友誼的感情。

克 不友誼的感情麼？怎麼，你是什麼意思？

呂 好，這也是自然的，你不高興見一個外人來管羅士馬莊的事。

克 怎麼，怎麼在世界上——！

呂 但你是沒有這樣的感情。（握着他的手）謝謝親愛的校長，謝你又謝你。

|克| 怎麼世上竟有這種觀念在你腦子裏？

|呂| 當你過訪稀少的時候，我就有一點恐怕的心。

|克| 你是完全錯解了，維司德小姐，除此以外——也沒有一點重要的變更。雖可憐的比達在時——在她最後不快意那一天——也是你獨自——管理各事。

|呂| 這不過是在比達名義內代理一種事務罷了。

|克| 這到是可以的——你知道，維司德小姐，在我的一方面，勿論如何，我是沒有反對。若你——但我想我不必說這件事。

|呂| 你不必說甚麼？

|克| 若事是這樣做，你就可占這空虛地位——

|呂| 我有了我願得的地位，校長。

|克| 實在是，但不在——

|呂| (嚴重的重着他的話) 不害臊嗎，克羅爾校長，怎麼你能坐着講這樣可笑的

事？

|克 哦，好，我們的好蔣勒斯羅士馬，他彷彿想他比享結婚生活還要多些。但全是一樣——

|呂 你真是太荒唐了，校長。

|克 全是一樣——告訴我，維司德小姐——若這個問題是可允許——你是甚麼年紀呢？

|呂 我是很抱歉講的，我已滿了二十九歲了，校長；我正在三十的年頭裏。

|克 誠然，并且羅士馬他又是甚麼年紀呢？讓我看：他比我小五歲，現在他已經四十三歲了，我想這是不會錯的。

|呂 (站起來) 自然，自然：不會錯的。——今夜你願在此處喝茶麼？

|克 是的，多謝你；我想在此處停留。我有一些事願和我的好朋友講。——并且我設想，維司德小姐，這事在你必定以為是很有趣的。如果我以前所做的算

是好，到將來也還可以重做出來。

呂 哦，是的，不錯，——不錯。（握他的雙手）你是如何的親熱，如何的好呵！

克 （嚴冷的）是我麼？哼！這不是他們在家裏同我說的。

（蔣勒斯羅士馬從右邊門走進來）

呂 羅士馬先生，你看誰在這裏？

蔣勒斯羅士馬 西爾斯夫人已經告訴我了。

（克羅爾校長站起來）

羅 （很慢而很柔和的，與他握手）我親愛的克羅爾，我很歡迎你重到這屋子。
（用手放在克羅爾的肩上，并對着他的眼睛看）我親愛的老朋友！我知道在我們兩人中間的事，遲早都必是全然妥當的。

克 怎麼，我親愛的朋友，你的意思是說你是太愚竟想像有甚麼事是錯誤了麼？

呂 (向羅士馬) 是的，恰是想，——畢竟這是我們的想像！

羅 這真是這樣麼，克羅爾？怎麼你如此完全的冷落我們？

克 (端重的低聲說) 因為我在此容易使你想那不快意的時期，和——在磨坊溪內自盡的那條性命。

羅 好，這是很和靄的思想——你是常有深慮的。但這可十分不必。——來，坐在這沙發上。(他們坐下) 不是，我同你實說，想比達的觀念，於我沒有痛苦。我們每天都論及她。我們差不多覺得她仍舊在這屋裏一樣。

克 你當真這樣嗎？

呂 (點着燈) 是的，我們確然是這樣。

羅 這是很自然的。我們兩個都是深深念着她。并且我同呂貝——我同維司德小姐兩個見着她愁也替她發愁。我們沒有自責的地方。——所以我們有時念到比達也就很和緩而寬解了。